

我和我的祖国 百年万人

8



赵季平为乐迷签名。有三代中国听众听过他的音乐。



赵季平向湖南师大校领导赠送“赵季平音乐作品经典系列”唱片。



赵季平在百年老店中唱上海公司音像资料库。

赵季平：我的音符，长于泥土中

特约撰稿 施雪钧

前不久，在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的“赵季平音乐创作国际学术论坛”上，中唱上海分公司向全球首发了一套五张“赵季平音乐作品经典系列”黑胶唱片。这是中国最老牌唱片公司花巨资，从德国全套引进黑胶生产流水线后，出版的首套名家唱片。真是笔走龙蛇。中国的电影大片、热播电视剧的配乐，

近乎一半出自赵季平之手；影视作品的音乐中，走红的主题歌，赵季平三分天下有其一；保守估计，有三代人、超过8亿中国听众，听过他的音乐。那年中国女排在欧洲打比赛，到了紧要关头，忽然观众席上啦啦啦啦地唱起了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》……

赵季平，在上世纪80年代电影《黄土地》以来的几年间，开创了中国影视音乐的一个“黄金时代”，导演张艺中说：“他给中国电影，带来了无法抗拒的音乐力量……”这仅仅是电影音乐。在音乐创作诸多领域，赵季平涉猎甚广，包括交响乐、协奏曲、室内乐、歌剧、民族管弦乐、舞剧、艺术歌曲等，他的作品，题材之广、数量之多、质量之高，令人叹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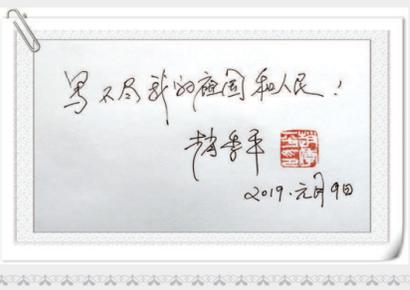
【人物档案】

赵季平，男，汉族，1945年8月生于甘肃平凉，1970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，1978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，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八届名誉主席。他是我国目前电影音乐界获奖最多、奖次最高的音乐家。经他配乐的电影《红高粱》、《孔繁森》分别获得第八届、第十六届“金鸡”奖最佳作曲奖，《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》获法国“南特”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奖，电视剧《水浒传》获第十六届“飞天”奖最佳音乐奖，其中《好汉歌》获最佳歌曲奖，《嫂娘》获第十八届“金鹰”奖最佳音乐奖。



赵季平接受本作者专访。受访者供图。

赵季平寄语：“写不尽我的祖国和人民！”（除注明外，均施雪钧摄）



泥土芬芳承载大气象

一个作曲家的黄金储备，就是他对生活的思考和观察的储备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要有内容丰富的外部经历和内心经历。

赵季平难忘第一次“触电”的经历。1984年，他与陈凯歌、张艺谋、何群等年轻导演到陕北采风。在延安的窑洞里，他们听了农民歌手贺玉堂唱了整整一晚的陕北民歌。是夜，赵季平满脑子都是贫瘠村落的一个个画面。

在米脂县，他们住进脚夫歇脚的大车店。“这晚，睡在炕上，我们盖的被子与土地一样黑，上面都是‘小爬虫’，那条件，你想象不出有多艰难。可电影《黄土地》中的穷苦农民，却一个个变得栩栩如生，有筋骨、有血性、有情感。”赵季平说。

云层急剧的碰撞与刺激，便产生出奇妙的电闪雷鸣。作曲家灵感忽现，音乐从灵魂中汩汩流淌出来。很快，赵季平写出了主题曲《女儿歌》。这晚，在窑洞里，几位导演将灯熄灭，黑暗中，传来了如泣如诉、摄人心魄的歌声。灯亮后，每个人眼中，都噙着泪花……

这是一次难忘的艺术“炼狱”！正是这次成功，锻造了赵季平的未来。此后几十年中，无论在与陈凯歌合作《霸王别姬》《风月》《梅兰芳》，还是与张艺谋合作《红高粱》《菊豆》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《秋菊打官司》，与张纪中合作《水浒传》《笑傲江湖》《倚天屠龙记》等影视剧，赵季平都如同旅行家，用“脚”在写音乐。写《水浒传》音乐，他行走在齐鲁大地；写《乔家大院》，他数次深入山西忻州、河曲一带采风；写《狼毒花》，他多次前往陕晋蒙边区；写《大秦岭》，他走进秦岭南山腹地，如此等等……

赵季平的音乐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，达到一种新的境界。他将音乐与电影情节的结合，发挥到极致，如同中国建筑艺术的榫卯结构，丝丝入扣，严密无间。音乐，塑造出了一个电影的灵魂，直击人们的心灵。

所有的成功，赵季平都归结为“站在泥土上写作，与民族音乐血脉相通”。他吸收融汇各种戏曲和民间音乐的风格、节奏、音阶等语汇，当作音乐母语使用。

这种“泥土气”，成就了赵季平音乐的气象万千。譬如，《红高粱》中震撼大地的48支唢呐群，《菊豆》中远古幽灵般的埙，《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》中娓娓诉说的南音尺八，《心香》中清新飘逸的箫和古琴，《霸王别姬》中倾诉心声的京胡，《秋菊打官司》中的弹月琴，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中令人叫绝的晋胡和二股

弦这两件地方特色乐器的运用，电视剧《大宅门》主题曲中糅进的京韵大鼓、京剧、平剧、豫剧、梆子、民歌、通俗七种音乐元素……

民间音乐的绝妙元素信手拈来，成为赵季平音乐作品的标记。这基因传承，来自他的父亲——“为大众而艺术”的中国画一代宗师赵望云。

赵季平说：“我的艺术，继承了先父的基因。父亲的作品，追求的是人民性。他的艺术追求，从小就植入我心。所以我特别关注民间的东西，我的音乐中，大量是老百姓的声音，可能和我父亲画笔下的穷苦百姓和劳动民众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”

山水意境，万种风情，给了赵季平“洗净尘滓，独存孤迥”的灵感。他的大脑，成了中国民间音乐和戏曲的巨大储藏室。他的音乐作品，跳动着生活脉搏，有民间音乐的根。

然而，光环、鲜花、荣誉、名利，与世无争的赵季平都看做过眼烟云。他说：“我的音符，长于泥土中。”

中西合璧成大格调

追求“中国风格、中国气质、中国精神”，是赵季平创作意境的大格调。

“我经常做的功课是，一边采风，一边悉心研究国内外大师的总谱，研究他们的语汇和技巧，一手伸向传统，学习民间艺术；一手伸向世界，借鉴国际音乐优秀成果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创作状态。我要用中国音乐的母语，与世界对话。”赵季平告诉笔者。

日本作曲家武满彻很欣赏赵季平的艺术独创性。2000年，由他推荐，柏林爱乐在“夏季森林音乐会”上演了赵季平的交响音画《太阳鸟》、交响叙事曲《霸王别姬》，时间长达20分钟。这是中国音乐作品在国际“艺术珠峰”上“零的突破”。

可容纳2.2万人的柏林“瓦尔德尼森林剧场”，有着世界性声誉，是音乐家们的梦想驿站。因为在欧美特别是德国，乐团的等级森严，分甲乙级，或者A级B级，乐团要上演一部中国作品，是件极困难的事，有时往往需要全体演奏员投票后，才能做出演奏决定。

而此次，是国际乐坛对中国作品、中国作曲家的认可，也是中国音乐的荣光时刻。因为，在西方人眼中，赵季平是“最具东方色彩、中国风格的作曲家”，其作品渗透着中华传统的精髓、中华美学精神。他的音乐，既具有一种特殊的门德尔松式的优美和雅致，以及洗练明晰的结构，又极具张力，有品位、有风格、有个性。他被公认为是一

位集音乐纯洁、甜美、匀称、优雅旋律大师。他的音乐，符合东西方听众的听觉审美，其音乐中丰富细致的情感表达，能触动听众感官纤维中最敏感的神经。

在创作中，赵季平没有照搬模仿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思维和技法，而是将其运用到中国传统音乐的思维中，并将它中国化。这使得他的中国视野扩展为国际视野，成了“中国音乐走出去”的先行者。

“越是民族的东西，越要与时代同步，越要走向世界、感染世界。民族音乐如果锁在家里，那如何向外寻觅知音，产生共鸣，成为世界的精神财富？在多元化的世界里，音乐界也要解放思想，对外开放，让世界认知中国音乐，让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肃然起敬。”赵季平说。

他的《第一小提琴协奏曲》创作便是如此。这部国家大剧院的委约之作，创作历时一年，但作品却酝酿了近十年。他心无旁骛，定下创作宗旨，要写出一部“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”的作品。这部表现人间大爱、人性回归的作品，在2017年10月10日国家大剧院的首演中，便获得极大成功。赵季平很欣慰。他说：“令我感动的是，首演后观众反响非常强烈，懂音乐的、不懂音乐的都很喜欢。之后，国家大剧院还带着这部作

品到北美巡演，外国听众也很喜欢。”

而他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《庄周梦》，同样也被国际乐坛一线演奏家带进西方国家的音乐厅。这部作品，无论在文化内涵还是技术层面，都堪称上乘之作。以至于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在首演前，作了大量的特别研究和艺术阐释。首演成功后，《庄周梦》成了他在各国演出的保留曲目。

《庄周梦》在国际乐坛处处遇知音。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一位教授特别钟爱这部“美妙得难以形容”的作品，在比利时和中国，都上演了此作。

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王次昭说：“赵季平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缩影。他的创作，恰恰是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反思最好的回答，许多让我们困惑的问题、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在赵季平的作品中解决了。他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杰出代表。”

面向大众呈现大情怀

赵季平深爱大西北。指着脚下土地，他多次对笔者说：“对西安这个地方，我有一个情结——‘不浮躁，人心静’。艺术创作，最需要的就是不浮躁。我的磁场就在这！”

儿子赵麟，解释了他父亲的“磁场”一说。“我父亲一直不离开西安，很大原因在于家族的基因和传承。我爷爷上世纪40年代来到陕西，安家西安后，画遍了大西北的人民和土地。到了父亲这一辈，他用音乐，继续描绘大西北……”

赵季平出身于名门世家。父亲赵望云，与张大千、徐悲鸿等名家画友多有往来。自小，赵季平和兄弟就在文人荟萃的浓厚文化氛围中熏陶。赵家七兄弟中，出了三个音乐家、两个画家。

在家中，哥哥、弟弟自小就有画画天赋，而赵季平却显不出有何能耐，溺爱他的母亲，称他为“傻四”。可“傻四”对戏文与音乐，特别有感觉。或许，拉一手好京胡，能唱全本京剧《玉堂春》的超级京剧迷父亲，将文艺基因，重点传给了他。

赵季平说：“对音乐，我简直是入迷。我们家住在西安碑林，碑林里每天放广播，那时我还没有上学，不爱听广播，就自己哼哼，瞎编调。在小学三年级的一次晚会上，每个小朋友站起来报志愿。我站起身，脱口就说将来要当作曲家。到了小学六年级，我在院子里组织‘球拍扫帚乐队’，球拍当小提琴，扫帚当大提琴，我拿着诗，瞎编了一曲，指挥一群孩子，教他们唱。父亲看到后，常在旁一笑。”

然而赵季平却非常喜欢看父亲画画。一有空，他就钻进父亲的画室，时不时地在一旁“指点江山”。看到精彩之笔，如京剧票友一般大声喝彩。久而久之，使得他对色彩及画面极为敏感，无意间练就了画家观察事物的独特眼光。他觉得，父亲的画中有诗、有音乐。

1970年，赵季平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，被分配到省戏剧研究院。当时，父亲被下放到农村，赵季平坐长途班车去乡下看他。“在棉花地里，我沮丧地告诉了父亲，不料他听后非常高兴。‘到那好啊，你在学院学的东西，是书本上，是基础。你要把民间音乐这一课补上，那可是个戏窝子，你要坚持住！’父亲这番话启发了我，犹如播下的种子。在那，我一个猛子扎了21年。磨炼，是最好的课。”他接着说，“从小，父亲从来不打我们，也不给我们什么压力，但有时他几句话，就让你受用一辈子。”

的确，赵望云在长期旅行写生中练就的坚毅性格、人道主义精神，远大、独到的眼光，形成了超乎常人的精神信仰

和人格力量。这个被冯玉祥称为“顶爱国”的画家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。

早在20世纪30年代，赵望云的农村写生，开辟了中国创作的生活之路。他发表在《大公报》上反映中国农村破产和劳苦大众生活的画，冯玉祥配上了打油诗，让赵望云监工、老舍作序，刻成48块石刻，耸立在泰山脚下；上世纪30年代之后，他的塞上写生、西北写生，用中国的画笔和技法，记录了一个时代。赵望云把生活转到画面上，而赵季平，又将父亲的画面转到音乐中。

很多年后，人们发现，赵季平的文化遗传，子承父脉。赵望云曾说：“美术是凝固的音乐”，现在，赵季平让“音乐成了流动的美术”；赵望云一生“为大众而艺术”，儿子赵季平一生是“艺术为大众”。与西北有着特殊情缘的父亲，将天生怀有对劳动者尊重的个人情怀等“基因”，都遗传给了“傻四”。

这种“扎根生活”的家训，使赵季平没有偏离父亲的艺术思想。他的音乐，始终面向大众，人人都能在一种音乐体裁中认识到它的美。

可贵的是，赵季平的家风，正代代相传。赵季平常用父亲的艺术人格和思想，教育儿子。他告诉赵麟：“当年，你爷爷坐着大车，骑着骆驼，三上敦煌，五进河西走廊，在艰苦的条件下，长年坚持在大西北旅行写生。现在，交通条件便利了，你可以坐飞机到兰州，沿着你爷爷走过的路，到祁连山去深入生活。”赵麟听从了父亲的建议，深入祁连山采风三个月，回来后很快写出了大提琴与笙协奏曲《度》，由马友友、吴彤与纽约爱乐乐团首演并引起轰动。“我对他说，你看，深入和不深入，就是不一样。扎根生活，是你爷爷留下的家风！”赵季平说。

在纪念父亲的文章《心语》中，赵季平写道：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至今，我始终不忘父亲的教诲，坚持把自己的创作植根于中国民族音乐这片沃土……”

是的，沿着父亲走过的路，赵季平创作出了管子与乐队《丝绸之路幻想曲》《黄河谣》舞剧《大漠孤烟直》室内乐作品《关山月——丝绸之路印象》《大秦岭》等众多脍炙人口的音乐。

赵季平说：“我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有一个使命，为中国创作黄钟大吕！”

采访手记

“扎根生活，从小植入我心”

西安古城，赵季平先生的书房。自打2003年以来，笔者有幸成了这常客的常客。到西安，去赵府，似乎已成常态。

季平先生是笔者的良师益友。有一次听了他的新写的小提琴协奏曲后，笔者发了一通评论，季平先生来微信说：“你的文字，与别人不同，与我的搭格、词作家易茗一样，常常会给我带来灵感。”这让笔者受宠若惊。作为中国音协名誉主席，一代名家，其谦卑、儒雅之风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为此，对季平先生的新作，笔者多有关注。他的音乐，常常打动笔者，以至于生出探个究竟的冲动：那富有神思幻境般的金色旋律，是从哪条“神山”中流出的？是喜马拉雅山，还是唐古拉山的格拉丹东，而且总不断流。他精神王国中的神秘语言，缘何能一次次融化成难以捕捉的美，在人的心灵中引起共鸣？

这个谜一样的存在，忽然有一天有了谜底。他的夫人张宁佳告诉我：“季平将父亲的精髓，完全化在了血脉里了。”原来如此。

赵家兄弟中，季平先生最在发型、神态、脸庞、身材方面，最像其父亲。然而更为重要的是，季平先生从骨子里全盘继承了父亲的衣钵，将父亲内在的品格、人格和艺术精神，完全化在了血脉里。他用自己的情感，去感受音乐大众的情感，不断写出摄人心魄、人民喜爱的音乐作品。

季平先生说：“‘扎根生活’，‘为大众而艺术’……我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太珍贵了。我的艺术，继承了我父亲。”季平先生如此，他的三哥——长安画派嫡传弟子赵振川也是如此。

语言朴实无华，哲理却深邃。我想，这就是他音乐中“水活石润，于天地之外，别构一种神奇”意境之所在。